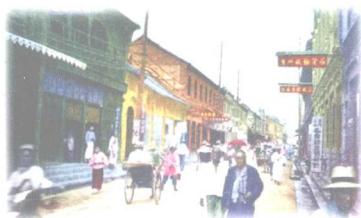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济南系列

丛书主编 / 王淑铭

济南老话



老济南

济南出版社

张继平 著

济南老话

张继平 著



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济南老话 / 张继平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09.1
(老济南系列)

ISBN 978-7-80710-709-5

I. 济… II. 张… III. 北方方言—济南市 IV. H17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2969 号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(250001)
网 址 www.jnpub.com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8.25
字 数 230 千
定 价 26.00 元

(济南版图书, 如有印装错误, 可随时调换)

无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件一旦成了历史，就失去了声音。有一天我忽然发现，那一段段响动的历史竟然一直挂在我父老乡亲的嘴边。

你从那一句句土得掉渣的话语里，能听得见济南人的心跳，听得见种种一瞬即逝或无休无止的文化源流，听得见千余年农耕时代的春雷乍动，听得见各种文化朝朝夕夕的雨打风吹，以至于雨打风吹下的济南人的命运。

——张继平

目 录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阿嚏 /1 | 打水漂儿 /32 |
| 八蚌庙 /3 | 打哇哇 /34 |
| 把拦·拦护·占护 /5 | 大差 /36 |
| 掰不开脚丫子 /7 | 大雾不过三，过三就晴天 /38 |
| 崩没根儿 /8 | 当当 /39 |
| 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 /10 | 当家子 /41 |
| 别拿窝窝头不当干粮 /12 | 当面 /43 |
| 不懂笛儿 /14 | 捣鼓·鼓捣 /44 |
| 不走字儿 /16 | 抻 /46 |
| 擦·抹 /17 | 点化·道化 /48 |
| 差不离儿 /19 | 点心 /50 |
| 差换瓣儿 /21 | 电影园子 /52 |
| 嗔 /22 | 独特象声词 /54 |
| 掂·撮 /24 | 兑活·讨换 /55 |
| 吹着醪土找裂罅儿 /25 | 顿浑 /57 |
| 戳·戳叭·戳血儿 /27 | 揠下葫芦瓢起来 /59 |
| 促狭 /29 | 耳刮子 /61 |
| 打呱儿 /30 | 耳拉 /62 |

- 二二乎乎 /64
- 废头 /65
- 费炭 /67
- 浮腰儿浮腰儿的 /69
- 富态 /70
- 合拉 /72
- 生·生古·生杂子 /74
- 赶多咱 /76
- 裕褡 /77
- 各自人儿 /79
- 碌蹬 /81
- 狗猫子时气儿 /82
- 轱辘子八跌 /84
- 呱哒板儿 /85
- 拐孤·孤拐 /87
- 过卯儿 /89
- 哈尔乎嬉 /90
- 哈蜜 /92
- 合撒 /93
- 猴巴·猴儿哆嗦孙 /95
- 呼哒 /97
- 胡拉八侃 /98
- 糊弄局儿 /100
- 豁儿豁儿 /102
- 活用象声词 /103
- 济南话中的满语 /105
- 加楔子 /107
- 紧自 /109
- 劲儿劲儿的 /110
- 决死个儿 /112
- 嚼舌根 /114
- 可惜了·瞎可了 /116
- 拉拉秧 /118
- 腊八儿·刺八 /119
- 赖怠·懈怠 /120
- 老帮子 /122
- 老鼻子 /123
- 棱·刚 /125
- 两乔儿 /127
- 零叽叽 /128
- 轱辘把子 /130
- 莽张飞 /131
- 猫儿眼 /133
- 毛儿八兮 /135
- 茅房里打拳 /136
- 么 /138
- 每儿霎 /140
- 闷儿 /141



- 濛星 /143
抹抹丢丢 /145
末儿末儿 /146
哪有闲钱补篱笆 /148
泥腿 /150
念歌听 /152
娘们儿 /154
弄 /156
努 /157
皮脸 /159
编拉 /161
撇腔儿拉调 /162
贫嘴呱哒舌 /164
破 /165
扑拉·胡拉 /167
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/169
贿受 /171
穷念杂曰 /172
糗 /174
撒哇苦·煞戏 /176
赛 /178
丧·扑毛儿 /180
搨电光 /181
闪 /183
上晃 /185
烧雀狗子 /187
韶刀 /189
省着省着 窟窿等着 /190
十二马路一拐弯儿 /193
收市·包园儿 /195
手戳儿 /196
熟塘 /198
漱拉·姆拉·不哑 /200
摔倒儿 /202
水儿 /204
厮称 /205
素静·静办 /207
填还 /209
头大咧·大头咧 /211
头儿·冤大头 /213
秃噜 /215
吐口儿 /216
掖·掖挠·欸 /218
温凉盏·温凉不盏 /220
窝憋 /222
窝脖儿 /223
无事忙 /225
五脊子六兽 /226

捂·丝挠 /228

席席迷儿 /230

献勤子 /232

小末子 /234

徐顾 /235

续壶 /237

楚昧 /239

崖·涯 /240

衙役 /242

仰摆牙儿 /244

摇跷 /245

爷儿们儿 /246

爷拉盖·肱拉拜 /248

一抵二糊查 /250

遗景·为奇 /252

涸 /253

缘法 /255

脏人不吐核儿 /256

葬情绪 /258

贼 /260

挖挖 /262

挖掌 /263

照划 /265

正规结 /267

周吴郑王 /268

拽·宰 /270

跄·固跄 /271

赚弄·赚怪 /273

着三不着两 /275

滋润 /277

走门子 /278

摔 /280

后记 /282



济南当地有一习俗：当小孩打阿嚏时，大人要紧接着说一句“百岁”，以表示祝福。

阿 嚏

由于鼻腔黏膜受到刺激，急剧吸气，然后很快由鼻孔喷出并且发出声音，这种现象普通话叫“打喷嚏”。济南话叫“打嚏喷（音dǎtīpen）”，口语叫“打阿嚏（音dǎ’ātì）”或“打阿气（音dǎ’āqì）”。

在语言实践中，济南话里许多表示身体自身某些动作的词语，采用的都是由一个万能动词“打”加上一个象声词的构词方式，像“打哈吸（打哈欠）”、“打哈哈（开玩笑）”、“打呼噜（打鼾）”、“打嗝得（音dǎgégei，呃逆）”、“打嗝儿（音dǎgégér，嗝气）”、“打哇哇（儿童游戏时，以手连续捂嘴并发出哇声的动作，以示游戏暂停）”、“打得得（音dǎdēidei，打哆嗦）”等等。“打阿嚏（气）”采用的也是这种构词法。“阿嚏（气）”，其实就是打喷嚏时发出“阿q—”声音的象声词。

“阿嚏（气）”这个词语起源很早，大约宋元时代就在诗词中被频频应用，不过，那时一般写做“阿鹊”或“阿叱”。写做“阿叱”的，如《雍熙乐府·十二·新水令》套“仗义疏财”：“阿叱阿叱打了几个嚏喷，得你那黑爹爹强自忍。”写做“阿鹊”的，更是不胜枚举。如“南宋十六家”之一张志龙《拟韩偓体》诗：“一声阿鹊颤鸾双，学调新词未得腔。”鸾双，是一种胸前佩带的饰物，因打喷嚏而颤动。再如辛弃疾《谒金门》词：“因甚无个阿鹊地，没工夫说里。”

说到这里，得介绍一下曾经流行于民间的一种习俗。这种习俗认为，只

要一打喷嚏，就是背地里有人在思念、惦记着自己。济南坊间至今仍有此习：每当打过喷嚏时，人们就会自言自语、念念有词：“谁想我，谁念我，拿着点心（糕点）来看我。”此种风俗在宋代颇为盛行。据《容斋随笔》载：“今人喷嚏不止者，必嚬唾祝云：有人说我。”苏轼《元日过丹阳》中也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白发苍颜谁肯记，晓来频嚏为何人。”说的是自己老了，怕是没人会记得自己了，可早上起来却频频地打喷嚏，是谁人在牵挂呢？辛弃疾词句“因甚无个阿鹊地，没工夫说里”，词意是说：所以没有打喷嚏，是因为没有人念叨。辛弃疾这句词正好和赵立之《瑞鹤仙》词句“阿鹊幽芳月淡，紫曲云昏，有人说着”词意相反，赵词说的是，之所以打喷嚏，是因为“有人说着”。

再，洪咨夔《南乡子·德清舟中》“阿鹊数归程，人倚低窗小画屏”是说人在旅程中忽然打了一个喷嚏，知道家人在惦念着自己，自己正在数着归程，不知何日可到。黄澹翁《瑞鹤仙》词：“便做无阿鹊频频，可能睡稳？”大意是说，（有情人至今没有归来，又毫无音讯）我纵使不打喷嚏频频，又安能睡得稳稳？多说一句，在不久前出版的《增订注释全宋词》中，注释者将黄澹翁的这句词中的“阿鹊”，解释为“喜鹊”，就有点典型的望文生义了。

济南当地还有一习俗，就是当小孩打阿嚏时，大人要紧接着说一句“百岁”，以表示祝福。其实此俗最早也是源于宋代。孙花翁《水龙吟·除夕》词云：“四海皆兄弟，阿鹊也，同添一岁。愿家家户户，和和顺顺，乐升平世。”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云：“阿鹊，嚏之声也。打嚏为添岁之征。”并举李处全《玉楼春·守岁》词佐证：“要知一岁已寻依，听打个惊人喷嚏。”

从古汉语的“阿鹊”、“阿叱”到济南话中的“阿嚏”、“阿气”，不难看出济南话的确源远流长。



小时候，有首儿歌这样唱道：“是谁破坏了庄稼？蚂蚱！为什么不逮住它？蹦跶。”

八蚱庙

两个以上的人厮打起来，济南人说：“唱了八蚱庙（音bāzhamiào）了。”“八蚱庙”？是庙吗？怎么还能唱呢？“八蚱庙”确实是庙，但也是一戏名，所以能“唱”。

“八蚱庙”是借字记音，正字应该写做“八蜡庙”。我国古代，自然灾害很多，特别是大旱之年常会暴发蝗灾。蝗虫过处，遮天蔽日，庄稼、树叶均被嚼食一光，农民颗粒无收，饿殍遍野。小时候，有首儿歌就这样唱道：“是谁破坏了庄稼？蚂蚱！为什么不逮住它？蹦跶。”古人迷信，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祈求虫王爷开恩，于是全国各地大修庙宇，供奉八蜡神。据《礼记》载：“八蜡，以祀四方。”“蜡”是老老年间人们在年终（腊月）的祭祀活动，共有八种，都与农业生产有关，其中第八“蜡”，就是祭祀蝗虫。后来，民间把祭蝗的庙称为“八蜡庙”。“八蜡”又恰与“蚂蚱”谐音，所以我国北方民间均将“八蜡庙”念做“八蚱庙”。有志书载：“俗呼蝗为‘麻扎’，以八蜡为‘麻扎’，竟为祠而祀者。”济南的“八蜡庙”原在老城里将军庙街，雍正年间接旨改为祭祀灭蝗英雄刘猛将军的“将军庙”。限于篇幅，刘猛将军的故事只好来日再说。

那么，“八蚱庙”怎么又能唱呢？原来，过去有出京剧就叫《八蜡庙》，是根据《施公案》中的几回书改编的。八蜡庙是故事发生的地点，讲的是费德功在八蜡庙庙会上强抢民女、称霸一方；黄天霸、朱光祖等施计擒拿费德



20 世纪 30 年代济南经二路街景

功的故事。该剧是一出流传较广的名角反串武打戏。1961年北京京剧团曾演过该戏，当时由老生马连良扮费德功，反串武花脸；老生谭富英扮朱光祖，反串武丑；青衣张君秋扮金大力，反串大花脸；铜锤花脸裘盛戎扮小张妈，反串彩旦；青衣花旦赵燕侠扮黄天霸，反串武生；青衣李世济扮贺仁杰，反串武小生；老旦李多奎扮秦义成，反串老生；架子花脸周和桐扮小姐，反串青衣。由于武打戏贯穿全剧且高潮迭起，人们便以剧名“八蜡（蚱）庙”替代了那句文绉绉的“全武行”，并逐渐流传开来。过去，一家人打架的场面不少见。那时，一听那动静，一见那阵势，街坊邻居就会说：“咳，他家里又唱了八蚱庙了。”



对照看一下就会发现，从《金瓶梅》时代起，“把拦”的含义就没变过。

把拦·拦护·占护

阅读古典名著，常常有一种与古人交谈的奢想，如果还能从中听出一些“乡音”，那便更有趣，读《金瓶梅词话》就有这样的感觉。先看书中的几段话：

自从春梅这边被经济把拦，两家都不相往还。（第九十七回）

第二日教人眉儿眼儿的，只说俺们什么把拦着汉子。（第四十四回）

我把拦他，我拿绳子拴着他腿儿不成？把拦他一面儿罢了。（第七十五回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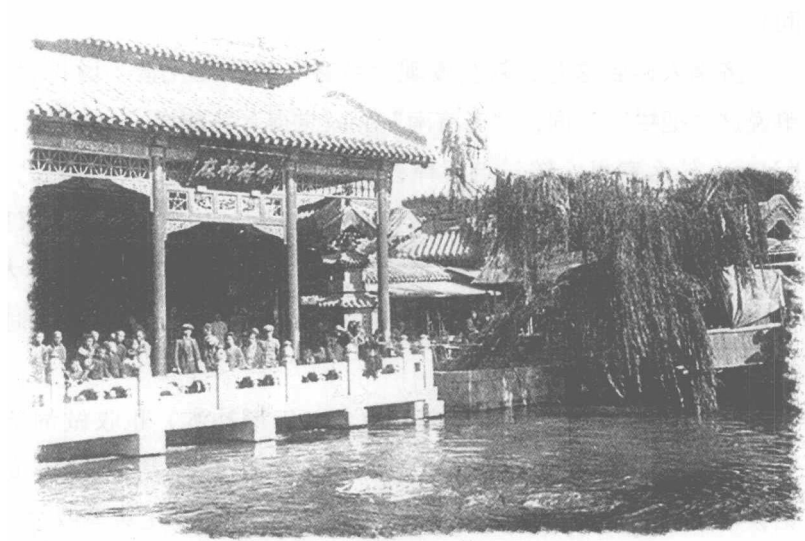
济南人读到这儿，就会发现“乡音”了。儿化音不说，“俺们”不提，单说这“把拦”一词，“老济南”们就觉得耳熟能详。“把拦”，济南话念做 bàlan。什么意思？俗一点解释，就是“强行占有”某种物品、位置、权利等。这个词直到上个世纪末还经常听见济南人说。如：“他家里没末（末，指东西）了，都让他儿媳妇把拦去了。”再如：“别看他官儿不大，可什么事儿都把拦着。”怎么样？对照看一下就会发现，从《金瓶梅》时代起，“把拦”的含义就没变过。

“把拦”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2002年增补本）也收做词条，不过写了“把揽”，注音为 bǎlan，字面意义倒还说得过去；只是那“把”的读音，济南话读做去声，是有历史渊源的。因为明代时，这词儿除写做“把拦”外，还可以写成“擗拦”，见《金瓶梅》第七十五回。这个“擗”，就是念去声的。

再说，“把”念去声，还有“霸”的含义（甚至可直接按直音写成“霸拦”），带有“强行”占有的意思。而读做上声，“把”就成了“把持”的意思。另外，“把揽”在古时本来就是一个定型词，其含义是“包揽”。

济南话中还有两个词儿和“把拦”意义基本相同。一个是“拦护（音lánhu）”，一个是“占护（音zhànhu）”。“拦护”的意思是“份外地占有”，程度上比“把拦”要轻一些。比如说：“你能吃得了吗，拦护这么多菜干么？”“占护”的含义是“占据、占有”，程度上又比“拦护”要轻一些，而且“占护”的对象也多以位置、空间为主。例如：“他一个人就占护着三间屋。”

多说一句，“拦护”在济南话中还有一个讲法：“招揽”。如说：“还没过年，他就拦护了两个工程了。”



20 世纪 40 年代趵突泉旧影



人的一生中，两只脚丫子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济南人形容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无间，就说成“掰不开脚丫子”。

掰不开脚丫子

我有两个邻居，一个叫小花，一个叫晓英。小花和晓英年龄相仿，平日里两人形影不离，玩耍在一起，吃饭在一起，逛街在一起，好得跟一个人似的。街坊大娘大婶说：“她俩呀，成了掰不开脚丫子。”

有则谜语说：兄弟五个，自成一家，团结友爱，永不分离。答案是：手指头。其实这则谜语的谜底也可以说成是：脚丫子。脚丫子，五个脚趾头并排一起，脚趾头不像手指头那样长，所以要像手指头一样分开，很难。再者，仅就人的两个脚丫子而言，一脚在前，另一脚必紧随其后；人的一生中，两只脚丫子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济南人形容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无间，就说成“掰不开脚丫子”。

“掰”，普通话读bāi，如果济南人也念做bāi，就显得有些“撇腔拉调”。济南人碰见念“bai”的地方，大多数情况下都念做bei，和普通话里“杯”音相仿。譬如，济南话把“白”读做bái，把“大哥哥”念做“dàbēige”，把“一百”读做“yībēi”，把“柏树”读做“bēishu”。

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里有个新四军战士病了，指导员郭建光对卫生员说：“小凌，快！看看他的伤口是不是恶化了？”卫生员小凌报告说：“指导员，刚才看过了，伤口有点恶化，不要紧。他主要是打摆子，发高烧，再加上饿的。”小凌不是济南人，她说的是“打摆子（dǎbǎizi）”。假如小凌是济南人，她说的一定是“dǎběizi”。打摆子，就是“患了疟疾症”，济南话叫“发疟子”，这里的“疟（nüè）”，济南人说做yuè。

有趣的是，普通话里读去声的bai音以及个别读三声的bai音，济南话也读做bài（或bǎi），如“败”、“拜”、“摆”等。

“崩没根儿”能把原本没影（没根儿）的事儿说得和真的似的。

崩没根儿

有些俗语，多年不说，再想起来，会觉得很有趣。“电线杆底下埋地雷”，是济南一句歇后语前面的设喻部分，它歇后的“谜底”是什么呢？老一点儿的济南人都知道：“崩没根儿”。

“崩没根儿”，是无中生有、信口胡说的意思。其中的“没”，济南话念做 mǔ。“崩”，在这里的意思是“（乱）说”，带有明显贬义色彩。济南话“别胡崩了”，就是“别乱说些没有依据的话”；“乱崩词儿”，就是“乱用词语”。“崩没根儿”，有些类似“吹牛”，但“吹牛”毕竟还有“牛”可吹，“吹牛”是把小的吹大，也即所谓“夸口”；“崩没根儿”不同，“崩没根儿”能把原本没影（没根儿）的事儿说得和真的似的。当然，在济南话中，“崩没根儿”有时也可用来指代随便闲聊，比如，问：“你俩干么咧？”答：“没事儿崩没根儿咧。”

考究起来，济南话里“崩”的本义，和书面语的“爆”很是相同，都有物体体积膨大而猛然破裂或迸出的含义。从前听大人说过，过春节时，在自己门前燃放一挂鞭炮，叫“拉挂爆仗崩崩穷气”。过去的日子很节俭，小女孩买个气球吹起来，手牵着就能在院里玩半天，玩着玩着，“啪”一声——“洋茄子（气球）崩咧”。那天我骑自行车去逛街，正行进中突听一声响，“自行车带崩了”，害得本人推着车子走了半个钟头，路拐角处找到一个修车师傅，花了三块钱才补好。

“说曹操，曹操到”，这不“说‘崩’就‘崩’”。写着写着，只听窗外楼



下“嘭”的一声巨响。我知道，这是久违的“崩大米花儿”的又回来了。“崩大米花儿”，是济南的说法，现在的学名叫“爆米花”。济南人根据所“崩”的“材质”不同，叫法各异，“崩大米花儿”是“崩”的稻米花，“崩棒子花儿”是“崩”的玉米花，当然也有“崩豆子”的。

这一声“嘭”响，又激活了人们记忆的碎片，“大米（棒子）花儿”的香味，又仿佛触手可及——风箱呼呼，转锅吱嘎。一大帮男孩女孩端着一茶缸子玉米或大米，拿着篮子、盆子或布袋子，排开一条长长的队伍。摊主将米倒入锅内，放入少许糖精，用一根铁棍将锅口上紧。然后，他边拉风箱边转动转锅，那姿势和动作十分协调，一般人是很难学得来的。几分钟后，摊主看看压力表，站起身，扯过布袋，把锅抬起，锅口罩上布袋，用力一扳锅盖，接着“嘭”的一声响，胆小的，还没来得及捂上耳朵，大米（棒子）花儿的香味，便已四处弥漫了。

后来，我们长大了，“崩大米（棒子）花儿”的行当却式微了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一种新式膨化机在街头出现。一时间，满大街的大闺女、小小子，几乎人手一“棍”。风水轮回转。这白晃晃的“江米棍儿”，来也匆匆、去也匆匆，很快又把风头让给了美式爆米花。大街上随处可见曼妙女郎手握纸筒，边走边往嘴里塞爆米花的景象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济南人一尝，觉得这美国来的“棒子花”，有一股奶油味，闻着发腻，远不如咱本土化的“崩棒子花”来得更刺激。

还惦记着楼下那个“崩大米花儿”的，我赶紧端起一碗大米，奔至楼下。又见那风箱呼呼，转锅吱嘎……

只是很难再听到“电线杆底下埋地雷——崩没根儿”这句歇后语了。地雷没了多少年了；电线杆也不多见，早换成地下电缆了；“乱崩没根儿”，没人相信了；生活节奏加快，谁也没有闲空“没事儿崩没根儿”玩儿了。这下“风水”怎么就不“转”了呢？